

時，不得隨意呈報，蘇俄監察委員會已奉令嚴懲破壞上項訓令之官吏，大約不使其入囹圄，即遣至西比利亞云。此種辦法，何其痛快乃爾！慨自蘇俄革命方式傳入我國以來，每週有所謂政治報告，每月有所謂行政報告，每次大會，亦照例有所謂工作報告，當每次中央全體執行委員會或全國代表大會開幕時，各院部會騷然，忙編政治報告，平時於職掌之下，亦添一項，「編製報告及統計」，於是此一報告，彼一報告，凡在政府任職數年以上者，幾於書櫥中無一而非報告。近年以來，更且印之以宋字，訂之以線裝，滿紙要人題詞，像片觸目皆是，大可藏諸名山傳諸其人！惟編輯者既感其耗神費時，而收藏者又厭其形同雞肋，害己害人，莫此為甚！且就海關統計言，去歲紙的入口，將達一萬萬元，我人雖不敢謂此種紙張，盡用於報告統計，然而倘稍為國家節省開支，我人又何必與紙為仇！俄國革命方式，既已改變其作風，我又何不可「迎頭趕上去」！

國民政府六月八日明令云，「各省市政府，往往於正賦之外，徵收附加，漫無限制，農村凋敝，職此之由，……自頒布明令之日起，對於田賦，永遠不准再加附加并永遠不准再立不合法之稅捐名目，著為定例……切實查禁。」革命軍北伐時所發的廢除苛捐雜稅的支票，實行兌現，殊可欣慶！惟聞川黔等省，有所謂預征錢糧至民國五十年者，而陳肇英君由福建歸來在中央黨部紀念週報告，謂閩省雖油條豆漿之徵，亦有營業稅之征收，此雖非田賦附加，或不合法之稅捐名目，然一則強迫預征，一則搜及苛細，望我政府，仍隨時注意及之。

衍聖公府巡禮記

學少年

維孔子紀元後二千四百八十五年吉日，孔門叛徒學少年與「吾黨之小子」二三人，蒙某瞎眼校長之介紹，得以識衍聖公其人。歸而自思聖人啓示于余者良多，乃奮然執筆作是文。

衍聖公府的門面真闊氣！並排三個大門，只有左邊大門開着。門前擺着一張可容四五位豪僕閒坐的長檯。檯面的邊緣已經剝蝕了二三寸厚。然而這還不足以使它那碩大的虎軀稍稍減色，却反轉使人們愈發讚賞它底歷史悠久。

進了大門，又是一個同樣偉大的長檯。往前看，二門的體制也和大門一樣——並排三個；但是，情形却稍微有點不同。這次開着的却不是左首而是正中的門。二門的右首一排三間瓦房。這大概是衍聖公府的門房。房前擺着兩排木架子。每個木架子上邊插着公堂上打人用的板子至于五架之多！我似乎有點打寒噤，腦子對於右手下了一個十萬火急的動員令：「整其衣冠！別讓衍聖公看見你這衣襟不修的儒門敗類，動了火氣，給你一些苦受！」

我們正在那裏探頭探腦，門房中出來一位舊社會中的「高等華人」，長袍短褂（馬褂好像還是黑緞子作的），頭戴瓜皮小帽；面孔好像是抽大煙似的，兩隻眼睛懶洋洋的看我們，柔中帶剛的詢問我們的來意。我們把名片和介紹信交給他。他拖着那兩條充滿怠工意識的腿一步一步挪進去。

「呆了」些時，這位「準芙蓉館主」從二門出來，老遠的招呼站在大門下的我們一塊進去。

「衍聖公正在會客，請你們先到裏面候一候。」

於是，他似平非平似高非高的舉起右膊，擎着我們的名片，在前領導着走。

進了二門，驀地抬頭看見公堂一般陳設的過廳。過廳正中放着鋪有紅布的桌子，却没有椅子，衍聖公近來大概得了些黃老的「無爲而治」的涵養。過廳屏門上掛了兩張寥寥幾行批示的「牌」，却没有虎頭，令人有些美中不足之感。然而這已經使人聯想到施公案一類小說中所說私設法廳，擅施刑罰的情景，使人懷然于封建社會地主貴族的威權。

從過廳的左方穿過，走到另一個大廳。大廳中陳列些名貴的擺什，如像慈禧太后寫的碑文之類。屋內放了六七條長櫈，他讓我們坐下等候召見。大廳右首房門懸着「啓事廳」三個大字的橫匾。我立刻想到這一名辭和民國紀元以後的衙門以及學校門前的「號房」或一些大公館的「門房」的差別；我開始發見「廳」字的偉大性和「啓事」兩字的莊嚴性。

又「呆」了些時，另外一位舊社會的高等華人——這該說是啓事廳的啓事吧？——也是懶洋洋的走來。他的衣冠和神氣，簡直是和前一位從一個模子裏鑄出來。

「請你們到客廳坐吧。」

我忽然吃了一驚；立刻運用慧眼，觀察這所佈置已經可以說上堂哉皇哉的大廳——

「呵！原來這不是客廳！」

——我的腦細胞甲對腦細胞乙低聲暗訴。

從那座大廳出來，右轉灣，曲曲折折，走到更爲富麗堂皇的客廳。名畫古玩琳瑯滿目。正中陳列在北平故宮的一些大殿中所可看到的「炕」式的座位，上邊擺了一個「炕桌」。人們可以很安閒的，舒適的，半倚半坐在炕桌兩傍清談。炕的前邊，又有兩排座位，和炕成直角。每排三個椅子，夾着兩個茶几。我們便不客氣的坐在客位。

再「呆」了些時，四五位「翁仲」樣子的高等僕人陸續走出，垂着手站着。這帶些「警蹕」的味兒。果然，不大一會兒，一位三十七八歲的男子和另一位十四五歲的少年一同緩步踱出。我們一面站起來打招呼，一面仔細打量這兩位貴人。那位少年面如冠玉，正像鏡花緣描寫林之洋在女兒國中那段話，「紅中透白，白中透紅」。由此可以想見他的養尊處優的日常生活。舉止很遲滯，言談也很貧乏，大有孔夫子所讚美的木木然，訥訥然之致。這一切會教你給予他一個「少不更事」的批評。從他的年齡上看來，不待介紹，我們已經肯定他就是七十七代的衍聖公；從前曾經聽說衍聖公很年青。另外那位中年男子顏色蒼灰，但是面部的表情却很緊張，使人理會到他是一位「代言者」。

「諸位到曲阜來看過了一些名勝沒有？」——諸位來曲阜的意思是不是爲的要看看衍聖公？」中年男子首先開始了我們中間的談話。

『是的。』我們努力用很虔誠的語調回答。

『這位就是衍聖公，』代言者的下巴向坐在他的右方的少年歪了一下——

『我是他的本家叔父。』

於是，我們欠欠身，那位少年也欠欠身。

『現在的衍聖公生下來之前，上一代的衍聖公就去世了。他太年青。所以族上推我關照。』

代言者擺出攝政王的身分來。

『現在——』

還是代言者發言：

『長江以北的學界腦子裏還有夫子，直魯豫的學生倒常常來曲阜遊歷。南方的學生，在二十歲以下的，恐怕只記得夫子姓孔——至于孔子的尊諱，他們一定不知道。』

攝政王的面孔很嚴肅，頗有聲色俱厲的樣子。

『現在真是人心不古，世風日下呵！』

我只好擠出一點同情的語氣，希望達到拋『玉』引『磚』的目的。

攝政王的磚頭果然來了，但是却都是『碎磚』，而且也沒有『延年益壽』，『大吉祥』這一類值得記錄下來作為文獻的辭句。我不願再多寫什麼。總之，統之，攝政王的綸音『一言以蔽之，曰：思無邪。』『邪』者，他所認為邪道也。

在我們談話進行的時候，衍聖公靜靜的坐在攝政王肩下，老不作聲；有時，他用眼光掃你一下，有時，却把食指

指甲用牙一連咬幾下。他不是羞澀，也不是看不起客人。他之所以寡言大半是由于年青，不大出門，對於外面的世界不熟悉（那世界是在五經四書中所找不到的），見了客不知道說什麼好。

攝政王的磚既然引不起我們考古的興趣，衍聖公壓根兒連一引瓦片也沒有。於是，我們便欠身告別，學一個『記者興辭而退』。

『多談一會兒吧！』面如冠玉的十五歲的衍聖公操着粗大的山東腔，向我們這樣說。

這是衍聖公在接見我們的半句鐘內的第一句話，同時，也就是最後一句話。

在歸途，和趕轎車的攀談起來。

『聽說這一代的衍聖公在降生之前，他的父親就去世了，這是真的嗎？』我問。

『那是當然的。並不僅是這一代，每一代的夫子都見不着前一代夫子的面。』

『我不信。』同來的一位朋友立刻提出抗議。

『咳！先生！你不是本地人，那裏知道？小聖人生下之後，若是老聖人還在世，他也不肯見面。』

『我也不信。難道說小聖人不住在衍聖公府嗎？他們天天不碰頭麼？』我也追着質問。

『住是住在一塊。可是，衍聖公府着實大咧！老聖人住在這個院裏，小聖人不會住在另外一個院落麼？』

「那麼，老聖人就不照關小聖人麼？」

「老聖人會請「先生」照關他。而且，先生還不從本族內請。」

「現在的「先生」是誰？」我想要車夫提出充分的證據來。

「聽說是姓張的。」

車夫的話說得太結實了，我們不能再試行攻擊。於是我長歎了一聲：「這真怪！」

車夫却反攻起來：「那有什麼奇怪？聖人連他的姑娘也不願常常見面呢。」

我的好奇心又被打動了：「是不是他的姑娘在降生之後，就交給別的人家抱出養活呢。」

「先生！你又錯了。剛纔咱們走過來的十二爺府。那就是聖人的所有的姑娘住居的地方。所有的姑爺也住在那裏。」

關於聖人家庭間的事情，我覺得沒有什麼可談了。我的談鋒便轉在另外一方面。

「你見過衍聖公沒有？」我問車夫。

「見過幾次。不過，次數不多。」

「他也常出來走走麼？」

「有時候出來——可是不常出來。」

「你們見他的時候磕頭不？」

「不。」

「不作揖麼？……不鞠躬麼？」

「不……不。」

「前清的時候也是這樣麼？」

「也是這樣。」

車夫這次的答話有點拖重。我狠狠的把眼光釘在他的臉上，要尋出「勉強」的痕跡來。

於是，大家沉默下去。

突然，火車的笛聲叫起來。我又有了新的談話資料。

「曲阜的火車站為什麼要離城十八里遠？不是很不方便麼？」我問。

「這是因為夫子要叫這麼辦呵！從前，夫子的勢力很大，說一句算一句。他說要離城十八里，誰也不敢說個怎的。」車夫很容易的交了這本卷子。

我點點頭。

車夫看我不和他撇扭了，他有點高興，便「演義」起來：

「不要說火車啦。從前連電話桿子還不叫栽呢。——現在，可不成了。電話桿子也可以栽了。夫子的話都不算話了！哎！這年頭！」

「這年頭！哎！夫子的話都不算話！」我也重覆幾句，似乎是要安慰他一下。

